

世界文學名著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(下)

陀思妥夫斯基著
李 霽 野 譯

THE INSULTED
AND INJURED

By

J. DOSTOEVSKY

Translated by

LEE TSI YEH

世界文學名著

被侮辱與損害的
(下)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五〇八三上

派

(83276)

世界文學名著 被侮辱與損害的二冊

The Insulted and Injured

每部定價大洋壹元捌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

J. Dostoevsky

譯述者

李 霽 野

發行人

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楊瑞文)

中宣會審查證字第五九七號

第三部

第一章

我從抑鬱的惡夢醒來，並且回到現實之前，暮光下降，夜晚到來了。

『涅麗！』我說，『你是病着而且顛倒的，但是我必得留下你孤單單的，流淚而且悲傷。親愛的！原諒我，而且讓我告訴你罷，另外還有一個人，她是被愛了而且沒有被寬恕，她是不幸的，被侮辱的，而且被棄了。她在等着我。現在在你底故事之後，我覺得要到她那裏去，至於不即刻，就在這一分鐘就看見她，我受不了。』

我不知道她完全了解我所說的話不。我被她底故事和我底病所顛倒了；但是我卻衝向納特沙家裏去了。我到的時候天晚了，九點鐘了。

在街上我看見一輛馬車，放在納特沙住的房子底門跟前，於是我幻想這是親王底馬車。入道橫穿過院子。我一上樓梯，就聽到在我上面幾級，有人在細心地摸索着路，顯然對於這地方不熟悉。我想像這一定是親王，但是我一會就開始懷疑了。這陌生者不斷怨謗着而且咒罵着樓梯，當他向上上的時候，而且在他前進時，話就越來越強，越凶了。自然樓梯是窄狹，骯髒，陡峻，而且決不點亮的；但是我在三層樓所聽到的是這樣的話，我不能相信是親王：向上去的紳士像一個趕車夫一樣咒罵着。但是在三層樓上有着微微的光；在納特沙底門跟前點着一盞小燈。我在門跟前趕上了這陌生者，當我認出他就是華爾科夫司基親王的時候，我是何等吃驚呵！我幻想他對於這末不意地碰到我，是極端發惱的罷。一上來他沒有認出我來，但是突然他底全臉改變了。他一上的生氣和憎惡的眼色，舒散成一種和藹的，快活的表情了，而且帶着異常的高興，向我伸出他底兩隻手來。

「唉，是你呀！我就要跪下去謝上帝，我底生命安全了！你聽到我咒罵了嗎？」

於是他以最好意的方式笑起來。但是突然他底臉擺出一種熱誠而且不安的表情。

「亞歷沃沙怎麼能讓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住在這樣一個地方！」他說，搖着他底頭。『就正

是這些所謂瑣屑事，纔顯得出人是怎樣的人哩。我爲他着急。他是好性情的，他是慷慨的心，但是這裏你有一個例子：他發狂地戀愛着，然而他把他所愛的女子放進這樣的一個洞裏。我甚至聽說她有時還缺乏食物！他低聲加上說，摸索着鈴把。「想到他底將來我就頭疼，想到安那尼古來夫那底將來，當她作他妻子的時候，就更甚了……」

他用了錯誤的名字，而且因爲沒有找到鈴把顯然發煩，並沒有注意到這回事。不過並沒有鈴。我拉門把手，瑪夫拉即刻就爲我們開開門，並且大驚小怪地迎接我們。從一扇開着的門，在廚房（用木屏從狹小過道隔開來的）裏可以見到有些預備；一切都似乎和平常有點不同了，乾淨而且擦光了；爐子裏有火，桌子上有些新陶器。顯然是等待着我們的。瑪夫拉飛奔來幫助我們脫去外衣。

「亞歷沃沙在這裏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他沒有在呀！」她神祕地低聲說。我們走進到納特沙那裏去。在她屋裏沒有特別預備底痕跡。一切都和平常一樣。但是她屋裏一切都常常是那樣乾淨而且可愛，用不着收拾的。納特沙迎接

我們，臉向着門。她臉上的淒涼神氣，和臉面底極端蒼白，使我吃驚，雖然在她病容的雙頰上有了一會發紅的顏色。她底眼睛是發着熱的。匆促地她不作聲向親王伸出她底手來，顯然是擾亂而且興奮了。她甚至連瞥看我也沒有。我站着，而且默然等待。

『我來了！』親王帶着友誼的歡快說。『我回來纔只幾點鐘。這些天你都沒有離開我底心裏，』（他溫存地親她底手）『而且我想了你好多，想了你好多呵。我想了好多要向你說的呵。……』

『……』
『原諒我，親王。』納特沙插嘴說，紅臉而且局促，『我要得和伊凡彼得羅維奇說句話。凡尼亞，來罷……兩句話……』

她抓住我底手，而且拉我到隔屏後面。

『凡尼亞！』他低聲說，引我到最遠的角落，『你原諒我嗎？』

『嗤，納特沙，你是什麼意思？』

『不，不，凡尼亞，你原諒了我太多，而且太常常原諒我了。但是一切忍耐都告終結了。你決不停』

止照拂我，我知道。不過你要說我忘恩的。而且昨天和前天我對於你是忘恩的，自私，殘酷……」

她突然哭起來，而且將她底臉緊壓在我底肩上。

「噓，納特沙！我急忙再來向她保證。『我病了一夜，現在幾乎就不能站着了，這是我昨天和今天沒有來的緣故，而你想我是生氣了。最親愛的，你以為我不了解現在你心裏經歷的事情嗎？』

『那末好了……那末你像時常一樣，原諒我了。』她說。從眼淚裏微笑着，而且緊握着我底手，直到牠傷痛了。『其餘的以後再說。我有許多話必須向你說，凡尼亞。不過現在回到他那裏去罷。

……」

「趕快，納特沙，我們那樣突然地離開了他……」

「你會見到，你會見到直接就要到來的事。」她低聲向我說。『現在我都明白了，我都看透了。全是他底作爲。今晚上要決定許多事來罷！』

我沒有明白，但是沒有時間問了。納特沙帶着安靜的表情走到親王跟前去了。他還在手裏拿着帽子站着。她快活地求恕，從他拿過帽子來，搬一張椅子給他，於是我們三個就圍着她底小桌子

坐下了。

『我開始說我底昏頭的孩子！』親王繼續說。『我只看見他一下，那還是在街上，他坐在馬車裏到任那達費阿多羅夫那伯爵夫人那裏去的時候。他慌忙得可怕，你們相信嗎，在離開四天之後，他甚至連停下來到我屋裏去都不願，而且我相信這是我底過錯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：他沒有到這裏來，而且我們在他之先到了。我抓住了機會。因為我自己今天不能到伯爵夫人那裏去了，我給他一封信帶給她。不過他一兩分鐘就要到這裏來的。』

『我料想他允許你他今天來了罷？』納特沙問，帶着十分單純的神氣，望着親王。

『天爺。彷彿他會不來似的！你怎麼能問呢！』他叫，驚奇地看着她。『不過我明白，你生他底氣。實在的，最後來在他似乎是不對的。不過我重覆說，這是我底過錯。莫要氣他。他淺薄，輕浮。我不衛護他，不過有些特殊的情況使得這是必需的：就是他不應當拋開伯爵夫人和幾個其他的親戚，反之，他卻應當儘可能地去看他們。我料想現在他既然決不離開你身旁了，而且忘記了地上的其他一切事了，那末，若是我有時使他離開一兩點鐘（並不超過）替我作事，請你不要生氣。我敢說，在那

晚上之後，他一次都沒有去看A。親王夫人，而且我惱着我還沒有時間問他哩……」

我向納特沙一瞥。她帶着輕微的，半侮慢的微笑，看着華爾科夫斯基親王。但是他說得那樣坦白，那樣自然。似乎猜疑他是不可能的。

「你真正不知道他這些天全沒有靠近我嗎？」納特沙用安靜而且溫存的聲音問，彷彿她在談着最平常的事情一樣。

「什麼？一次沒有到這裏來？天爺，你在說什麼呀！」親王說，顯然極端吃驚。

「上次你星期二晚上和我在一塊。第二天早晨他來看我半點鐘，以後就沒有見着他一次了。」

「不過這是難信的！」（他越來越吃驚了。）「我料想他決不會離開你身旁哩。原諒我，這是這樣奇怪……簡直不能相信。」

「不過這卻是真的呵，而且我是這樣悲苦。我希望着看見你。我指望從你打聽他到那裏去了。」

「嘻嘻！不過他立刻就要到這裏來的。但是你所告訴我的在我看是這樣可驚的事……我承認，從他什麼事我都可以料到的，但是這件事，這件事！」

『怎麼使你吃驚！我想，離吃驚遠得很：你事先就知道要這樣的。』

『知道我！不過我向你保證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，我只今天看見了他一下，而且我沒有向人問過他。而且使我覺得奇怪呵，你們並不像是相信我呵！』他繼續說，細看着我們兩個。

『天禁之！納特沙驚叫。』我十分相信你所說的是真的。』

於是她又笑了，直當華爾科夫司基底面，使得他幾乎畏縮了。

『解釋你自己！』他胡亂地說。

『唔，沒有要解釋的。我說得很乾脆。你知道他是怎樣不細心和善忘。現在他有了完全的自由，他被弄跑了。』

『但是像那樣弄跑是不可能的。背後一定有着什麼的，他一來，我就要他解釋是什麼回事。不過最使我吃驚的，是你似乎以爲我有什麼可以責難的地方，在我不在這裏的時候。但是我看出了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，你是很生他底氣的——而且我可以完全了解。你這樣是滿有權利的，而且自然我是應受責備的第一個人，只要我是最先來到的。是這樣的，是不是？』他繼續說，轉向我，帶着

生氣的嘲笑。

納特沙紅了臉。

『實在的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，』他莊嚴地接着說，『我願承認我是應受責難的，不過僅只因為我在認識你後第二天就走了就是了；所以因了我在你裏面看出的天性猜疑，你已經將你對於我的意見改變了——自然，環境對於這也給了些理由的。要是我沒有走開，你會更明白我些，而且有我看管他，亞歷沃沙是不會這樣粗率的。你自己會聽到我今晚上要向他說什麼。』

『這就是說，你要想法使他開始覺得我是一種累贅。實在的，有着你底伶俐，你不會想像那於我會有什麼幫助的。』

『你底意思是要暗示，我今有心地盡力使他覺得你是一種累贅嗎？你侮辱我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。』

『在我能夠的時候，我總盡力不用暗示來說話，無論我向他說話的人是誰。』納特沙回答。『反之，我時常盡力盡我所能地坦然，今天晚上你或者會要相信的。我不願侮辱你，沒有我應當侮

辱你的理由；只要是因爲你不會被我底話所侮辱，我什麼都可以說。對這我是完全準定的，因爲我十分明白我們彼此的關係。你不能正正經經看取這種關係的，你能嗎？不過假如我真的對你無禮了，我是預備着請你原諒的，使我在……款待客底義務上不至有什麼欠缺。』

雖然有着她用以說出這些話的輕舒的，甚至取笑的聲調，和她嘴唇上的微笑，我還從沒有看見納特沙那樣緊張地興奮過。只在現在我纔實感到，在這三天中她底心痛到了如何的地步。她底不明白的說話，說她現在明白了一切，猜到了一切，使得我害怕；這直接指着華爾科夫斯基親王。她改變了她對於他的意見，而且把他看作她底仇敵，這是顯然的。她顯然將她失意於亞歷沃沙諉之於他底影響了，而且或許對於這種信會，有些什麼理由的。我怕他們間隨時都可以發起脾氣來。她底嘲笑的聲調是太顯明，太不隱諱了。她最後向親王所說的話，說他不能正正經經地看着她們底關係，關於款客義務的短句，她底看來像是威嚇的允許，要使他看看她知道怎樣坦然——這一切都是那樣辛辣而且明白，親王是不會不了解的。我看見他底臉變了，但是他頗能約束他自己。他即刻假裝着沒有注意到這些字，沒有明白牠們底意義，而且自然在微微的譏諷中去躲避。

「上帝禁止我要求什麼辯解！」他叫笑着。「這一點也不是我所要的，而且從婦女要求什麼辯解，實在是違反我底規律的。我們第一次相見的時候，我已經先告訴你我是什麼樣的人了，所以你多半不會爲着一種觀察和我生氣罷，尤其因爲牠是應用於一切婦女的。你或者同意這話。」他繼續說。謙恭地轉向我：「我注意出女性底一種特點，就是一個婦女無論有什麼錯誤的時候，她較之當前立時就承認她底過錯而且求原諒，倒更願以後用千般嫵媚將她底過失平復下去。所以，即使假設着我被你侮辱了，我並不急於求辯解。以後當你承認你底過錯，而且要向我……用千般嫵媚彌補起來的時候，那對於我倒更好。你是這樣溫存，這樣純潔，這樣爽快，這樣坦白，我預料你底悔恨瞬間是迷人的。你不如莫要辯解，現在告訴我今晚上我能否作點事，使你看看我比你所假設的要作得更真誠，更坦率。」

納特沙紅了臉。我也以爲在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底答話中，有一種有點太唐突，甚至不經意的聲調，一種頗不適當的滑稽。

「你要證明你對我是單純而且坦率的嗎？」納特沙問，帶着挑戰的神氣看着他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假如這樣，作我所請求的事。」

「我預先應允。」

「這就是說，莫要用一個字，一個暗示，爲我而去煩惱亞歷沃沙，無論今天或明天。莫責備他忘記我；莫規勸。我要彷彿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一般接見他，使得他看不出什麼來。這是我所要的。你對我有這樣應允嗎？」

「頂高興了。」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回答，「而且讓我用我底全心加上說：在這樣情況中，我還少見過更曉事和聰明的態度……不過我相信這是亞歷沃沙。」

過道裏確乎聽到了聲音。納特沙驚起來，並且似乎爲着什麼事自己作準備一樣。華爾科夫司基親王臉面正正經經的坐着，等着要看發生什麼事。他專心地觀察着納特沙。但是門開了，而且亞歷沃沙飛奔進來。

第二章

他確乎帶着發光的臉面飛奔進來，活潑而且歡快。顯然他是快樂而且幸福地度過了這四天。可以從他臉上看出，他有什麼事情渴望着要告訴我們。

「我來了！」他叫出，向着我們所有的人，「我，我是應當在無論什麼人之前到這裏的人。不過我即刻就告訴你們一切事，一切事，一切事！今早晨我連向你說兩句話的工夫都沒有，爸爸，我卻有許多話要向你說。只在他底稱心的瞬間，他纔讓我那樣向他說話的。」他打斷他自己，向我說：「信我罷，在別的時候他不准的！而且我要告訴你他作什麼事。他開始用我底全名。不過從今天起，我要常常使他過好日子，而且我要設法的！在過去四天我變成完全不同的人了，完全，完全不同了，我要全告訴你們的。不過這即刻就要說的。現在的大事，是她在這裏。她在這裏！又是納特沙，可愛的，你好嗎，我底天使！」他說，在她底身旁坐下，並且貪饞地吻她底手。「這些時我怎樣把你放在心頭呵！不

過是這樣的！我沒有辦法！我不能擺脫，我底可愛的！你看來瘦些了，你變得這樣蒼白……」
 他狂喜地親遍了她底手，並且用他美麗的眼睛熱誠地看着她，彷彿他就看不够一樣。我一瞥納特沙，而且從她底臉上我猜出，我們底思想是一樣的：他是絕對天真的。實在的，這個天真的人，什麼時候，又怎樣能有過錯呢？一陣光明的紅潮突然遮遍了納特沙底蒼白的面頰，彷彿所有的血都從她底心湧上了她底頭一樣。她底眼睛閃光，而且她驕傲地看着華爾科夫司基親王。
 「不過……你這些天到那裏去了呢？」她以壓抑而且衰弱的聲音問。她在困難而且不平的喘息中呼吸着。我底上帝，她是何等愛他！

「實在，我一定似乎是有錯的，而且不僅是似乎，實在的！自然我是有錯的，我自己知道，而且知道了，我來了。加特亞昨天和今天都告訴我，沒有婦女能够原諒這種忽略（星期二這裏發生的事情她都知道；第二天我告訴她了；）我和她爭論，我堅持有這樣一個婦女，而她底名字是納特沙，而且世上或者只有一個其他的婦女是和她相等的，這就是加特亞；於是我到這裏來了，自然我知道我當時得勝了。像你這樣的天使，能够拒絕原諒罷？」他沒有來，所以一定有什麼事情牽扯住他了。